詩書古訓

詩書古訓卷五

尚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子夏讀書旣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故帝典可以觀美

曰放勳欽明文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

中候曰天子臣放勛

中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

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

則商士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

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

漢書宣帝紀詔曰葢聞堯親九族㠯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㠯罪絶

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平當
傳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吕親九族
而化及萬國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
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
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
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
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
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曰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

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厤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敎之故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

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

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厤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

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

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者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尙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

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尙書大傳唐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秩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

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尙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尙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厤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偽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

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

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

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鰥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

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

克諧以孝烝烝又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曰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曰崇陛

下烝烝之孝　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

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

不安　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

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

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尙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蠶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尚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

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尙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琁璣者何也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是故琁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

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厤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

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

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

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

方諸侯合符信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東

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

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

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舜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

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
漢書律麻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㠯齊遠
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麻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
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祖堯岱宗
同律度量考在璣衡㠯正麻象庶乎有益　張
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
隆必有封禪㠯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　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尚書大傳唐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

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尙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

物各得安其性命無[illegible]昏暴陵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殛鯀于羽山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

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

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

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閼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是以天干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

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

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尚書

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

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曰爲州牧書曰咨十有

二牧所曰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嫄傳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

爲理尙書曰皐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

生也註屛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之及無獨饑也虞書曰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

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

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厤志曰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

呂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
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
小功必大矣聲嚮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
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
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
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

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

漢書賈捐之傳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

大考者絀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
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
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
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
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
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
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
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
功黜不肖何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
始考輒黜之何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
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
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功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
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
之忠勤功勳焉　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
謨益稷可以觀政

日若稽古皋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
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又旁施象刑維明

愼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㠯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㠯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惇叙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㠯德撫民其次親親㠯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叙之

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覩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目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

舉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　薛宣傳谷
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
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王莽傳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豢令邯與
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
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
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
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
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絶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槀

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泰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

者夔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夔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夫綱維不長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

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
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
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
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
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旨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

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

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

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

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

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

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在前而

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厤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㠯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㠯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㠯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㠯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

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莽傳舜
等卽其令太后下詔曰葢聞天生衆民不能相
治爲之立君㠯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
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
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
長食者陰浸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㠯明褒貶
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

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

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

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

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

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

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

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

爲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

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顧面正朝憂責甚

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楙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

國作乂　叙傳商吕足用茂遷有無

予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
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
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白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
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書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
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

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
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
之也書曰轝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

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

■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

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㠯言　成帝紀詔曰
古之選賢傳納㠯言明試㠯功故官無廢事下
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
業咸以康寧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
畝不繫閥閱敷奏㠯言則文章可採明試㠯功
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啟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
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

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成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

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四代之樂器也

尚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淸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

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
來儀庶尹允諧　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
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篇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
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
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

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是目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目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目然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尙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忠經冢臣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中論爵大臣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邪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

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

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㠯親萬姓則六合之

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司馬相如傳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㠯談君莫盛於

堯臣莫賢於后稷　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

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

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黃霸傳

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四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覺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廬維註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杶榦栝柏

考工記荆之幹註荆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禹貢荆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簵楛

滎波既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註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廱州本皇帝所𠯆育業霸王所㠯衍功戰士角難之埸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西戎即叙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陽杜欽楊雄之論皆㠯爲此天地所㠯界别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已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曁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

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呂氏春秋先已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

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犓子女
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隨命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
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
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
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
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

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㠯自供奉罷民力㠯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㠯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㠯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

之人因緣爲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詩人倫
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
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
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
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

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

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莊十四年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𠍴闕焉書曰無遺耇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㠯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王嘉傳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㠯銷厥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㠯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

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
次曰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慟焦毁過禮
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
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
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吕慰孝子
惻隱之勞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吕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郤

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

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

使民不可不愼也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

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末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肜曰
尙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
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
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
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廼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
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
厥事　孔光傳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
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
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
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
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
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厤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

躬信有闕矣將何㠯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㠯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興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㠯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㠯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

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

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壄誓師曰古

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

王紂爲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

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吕伯新起數吕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吕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　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厤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

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
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　五行志周既克
殷巳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
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
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
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
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
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隲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　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

人用

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

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淸濁爲萬物尚書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傳曰棄

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吕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傳曰治宫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

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

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李尋傳臣聞五行吕水

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
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
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
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
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
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
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

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
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
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
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篇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
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
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
有魚孽時則有豕㭔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
黑祥惟水沴火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
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㭔時則有心腹之痾
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王
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之雖溥開諸倉以賑贍
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
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

令豪吏猾民辜而搉之小民弗蒙非子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咎虖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曰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

衣及金刀龜貝所㠯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㠯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㠯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

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煢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柬理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

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註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尙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屋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説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㠯爲歲尊卑奢

儉所以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

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

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

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

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

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

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

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
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
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
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
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
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
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
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
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
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漢書劉向傳向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

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蓍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怱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决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閆僧恒賜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㠯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
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
不正陽無㠯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
彊宗大姦㠯時禽討
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
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
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温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

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癹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盖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蓍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尚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

小毖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漢書王莽傳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愼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子夏曰昔古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

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

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尙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

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
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
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
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

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

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

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
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
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
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
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
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
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
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
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

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

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

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

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

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

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

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

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

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靑之賞必及於其罰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

遠一人犯辠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

有賢才而没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

始也　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闈援立聖

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

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
下當何面目已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
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
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尚書
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
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并罪也若兄友而弟
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并罪不相及也兄弟
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
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于左傳不但漢也南

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光琦

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誘注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巳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　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尙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

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

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

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

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

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

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

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

商止曰賈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

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厤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冉議郎翟方進等五十八人曰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曰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

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

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

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吕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

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嘗觀上祀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

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厤數故書

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

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

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

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

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

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

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

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搟弁者爲文襲冠者有容梂杖者有數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

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口故其書曰揚文武之
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
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
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
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
之相襲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
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何名順其文質也尚

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伻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伻來吕圖天文難吕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
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
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
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
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捄陵於君權
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於是
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
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
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掔頓不以道理名宮之

旁廬舍邱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㠯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㠯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㠯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公無困哉

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吕固至忠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復

尙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之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爵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夫貴而爲賤夫富而爲貧而目

驂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

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厤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旦反政

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夭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
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
宗實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

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

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

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

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

平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
誠選溫良上德之士吕親萬姓平刑釋寃吕理
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
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

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敵者王將何爲若常如
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
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
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
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
下故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郤不享之

義愼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
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
淫於酒毋逸于遊由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
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
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
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
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
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
名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
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戡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

命惟予一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慎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註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

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揖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諠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

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
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
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
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
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
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
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

逆子釗不言逆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

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

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

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
吕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經曰雖爾身在外廼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
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
常存於省闥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
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㠯報效也好醜必上不
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晁反喪服
白虎通爵祿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

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誡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尚書大傳甫傳書曰䟦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

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

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

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
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
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
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
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
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
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
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
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
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
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
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
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
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
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尙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
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
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
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
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有辨甫刑曰德威
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
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
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

以繫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
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
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
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
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
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
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
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尚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

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廸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廸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廸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已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

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　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告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

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

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

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尙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為政故

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

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士告女訟

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

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

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

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曰誅之其名賢於煩擾民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

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

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

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㠯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㠯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㠯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晧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所㠯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㠯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

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

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虖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

輔三河宏農兗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

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

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

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

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

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兹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

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而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寶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寶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從弟阮先校字